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繡鞋記 第十一回 黃成通問因受辱

詩曰： 逞威作福事猖狂，架陷平空理不當。
深入迷途誰喚醒，到頭終悔恨偏長。

話說黃成通立意往葉蔭芝處查問緣由，其母葉氏難以阻止，只得吩咐一句：「孩兒你今前往葉家務要低聲細語，切切不可有動聲色，以致冒觸虎威。早去早回，免使為娘掛慮。」

成通答語：「母親一旦放心，孩兒當知見機而作。」其妻陳氏在旁，口稱：「相公，古云：寡難敵眾，弱不敵強。凡事須要見景生情，依妾愚見，不必同他過於爭論。我們雖然藉此田糧度活，現被蔭芝搶割一空，不如秘為隱忍，將來自有報應。但此事其中自必有人唆擺，不過問個明白就是了。」成通道：「我自自有主見，你可安慰母親，無庸掛念。」說畢，穿衣著履，帶領有童出門而去。一路行來，心中暗想，蔭芝這個狗才真乃欺人太甚，平空把我田禾搶割，果木砍伐，雖然不致令我絕食，究竟情理難容。若者與他結訟公庭，料必難以取勝，不如把根由問個明白，以杜日後受其侵害。步履之間，不覺已抵葉家門首。將扇輕輕扣戶，門公問：「是何人到此，有何情事？快快說來。」成通強作笑顏：「請問葉老爺曾否〔回〕府？敢煩通報。可說南村黃成通拜訪，有話商酌。」門公說：「稍待片時，待吾入內通報。」轉身步進堂中，口稱：「老爺在上，今有南村黃成通求見，現在門首等候，乞為示知。」蔭芝聞報黃成通到來，已知其意，心中暗暗自付，若不與他相會，他定然說我搶割田禾，不敢見面，不如與他當面說個明白，以免被人談論，說我猖狂。罷，罷，「可喚他進來罷。」門公領命，跑出堂來，口稱：「相公，我主老爺奉請。」成通步進，禮分賓主坐下，家童進茶，飲畢。蔭芝詐作不知，假意叫聲：「黃兄駕臨茅舍，蓬華生輝，比做有何貴幹商議？請道其詳。」成通答說：「久欽雅范，未獲飮聆塵教。想老叔台大人德偕時茂，福與日增，定符鄙頌。小姪僻壤窮黎，荒村下土，撫躬自顧，鹿鹿魚魚，並無片長可取，現在眷口嗷嗷，所進不敷所出，日中度活不過清茶淡飯而已。今者造府並無他故，只因昨日被貴府作人等眾無端把小姪田禾果木盡掠一空，莊丁不敢與之相抗，只得任其挑歸府上。但小姪舉家全賴此餬口，平地風波如此，又何緣故？」

特為踵府求教，伏祈黑白指示分明。況小姪與叔台素無嫌隙，平空被陷，殊屬令人不解。」蔭芝道：「原來此事你竟不知端的麼！待我與你講明。只因數月前，你令叔到舍稱說需銀應急，再四央懇，將你田禾寫與我作按，揭去銀三百兩正，每兩每月行息三分，借約納據，豈知令叔借銀轉回道院，數月以來本利不但分毫不給，而且連人也不見面。如今限期已屆，只得割你田禾准抵利息，足下到此查問，理所應然，不必含怒。可向令叔理論贖回，毋庸在舍絮煩也。」言罷，面帶怒氣。成通聽說，不禁大發無明，叫句：「老叔台，此事你亦欠參詳了！家叔與你生借銀兩，為甚將我田禾作按？豈不是張冠李戴，明係叔台存心不軌，不推鄉鄰子姪之情，不念先人交往之誼，至於如此。」

叔台乃衣冠之輩，非同尋常可比，據你說來，割我田禾，伐我果木，也是理所本當，易地相處，未必能以安然。」蔭芝聽了成通之言，高聲喝罵：「黃成通，你個奴才，真真可惡，膽敢在我家前撒野，分明你叔姪同謀串騙我的銀兩，反來說我無良，你撐開狗眼細細看來，我葉老爺豈肯受人所愚的麼？」言三語四辱罵一番。成通此時怒氣填胸，大罵葉蔭芝：「你乃為富不仁，倚恃權勢，武斷鄉曲，我與你前世無冤，今世無仇，何苦忍必將吾陷害？」其時亞狄在旁磨拳擦掌，大罵成通：「你實可惡，竟敢到我家中吵鬧，你不怨自家人作孽，反來責怪我叔。」

莫說借我銀兩是實，就係明欺白捏，將奈之何。」成通聽了亞狄之言，愈加忿恨，便罵：「你叔姪如此喪良，我雖為之啞忍，只怕彼蒼有所不容。」蔭芝此際怒火如焚，拍台大罵，喝令亞狄將扇頭把成通亂行敲打，說道：「明明你叔借我銀兩，令你出頭胡賴，此次稍事姑容，饒你歸去，倘敢再來爭論，定當送官究治。」罵得成通垂頭喪氣，兩頰通紅，殊覺索然無味。冷眼看見蔭芝步轉書房，亞狄潛身入內，只得自己抽身出到葉家門首。斯時，童僕看見主人面帶愁容，心含怒意，不敢聲彰，已知家主受了蔭芝凌辱，只得隨後相從。黃成通路上心中不忿，想我自幼至長，未曾受過他人凌辱，今日被葉蔭芝叔姪如此糟蹋，殊屬不甘，此恨難消，此仇必報。不驚不覺，已抵自己門庭。步入堂中，一跤跌倒在地，氣得面如土色，兩眼睜睜，口內不能言語。家童看見，連忙報與安人，其母及妻一同趕出護救，抖搜片時，始行甦醒。葉氏安人行近叫聲：「兒呀，你往葉家查問原由，何以歸來這般形狀？定然被蔭芝凌辱，以致如此慘傷。我亦也曾言過，叫你不好往他家理論，恐其送肉上砧。」

今者果不其然，但彼如何將你凌辱，可即從實說與母知。」成通素性極孝，見母查問，即將始末一一稟上。母親葉氏姑媳聽聞，雙流珠淚，陳氏再四勸慰：「丈夫不必煩惱。蔭芝如此橫行，看他將來定然不得其死。」母子、夫妻議論一回，且自休息。卻說黃姓一眾耕人群蟻相聚，這個說長，那個道短，紛紛共說：「我們本屬貧苦，開春耕種，指望秋來成熟，獲些蠅頭小利，籍資養活父母妻兒。豈知一旦被蔭芝搶割精光，不獨白費辛苦，兼之血本無歸。」內有一人說道：「葉爺搶割並非無因，必定借欠銀兩是實，我們只向田主討還工本，乃係理之當然，但黃家現在被災深重，只怕一時無力償還，不若一齊踵府，看他如何分說。」言罷，齊齊舉步共抵黃家。到了門前，聲叫：

「安人、相公。」正值成通母子在堂中哭泣，聞人聲叫，便知田客到來，立即移步出門，相請一眾耕人入內，分賓〔主〕坐下，命僕進茶，飲罷，眾人齊聲說道：「葉家無端統率多人到來，將田禾搶割，借問府上與他有何仇怨？我們深蒙安人、相公照顧，領此田畝耕種，指望成熟收穫，仗此養家活兒。詎意蔭芝恃強，平空架陷府上，折虧毋庸多說，我們工本如何著落呢？葉氏安人聽罷耕丁之言，仰天長歎：「可恨蔭芝為富不仁，恃強凌弱，我家被害不在多言。但你們耕種，原望秋成，如今已屬畫餅，所有用過耕本自然歸我償還，你等眾人不必將我抱怨。我雖受累，尚可為力，遂即入房取出白銀三百兩，分給眾人，一班田客各各稱謝不已，齊聲說道：「深感安人賢德，此項耕股，本不應要府上賠償，但我等貧乏，故此累及安人，問心實難過意，想積善之家必有餘殃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」

安人側隱為懷，將來必有好報。從此門庭清吉，福壽綿長。」

葉氏聞言連稱：「不敢，人生在世，衣祿由天，惟是君子固窮，達人知命。」一眾耕丁齊聲諾諾叩辭，各散而歸。黃成通母子、夫妻必懷不忿，千聲怨恨蔭芝為富不仁，似此惡如狼虎，我們無奈其何，惟有朝夕焚香，當空禮拜，伏乞蒼天作主，聊申悶懷而已。按下不表。

書中表白為貴細想黃顯國因借貸不遂，懷恨釘心，問葉蔭芝串謀，將伊姪陷害。將田作按，寫立揭數，借銀三百兩，事雖不虛，但為數甚屬有限。葉蔭芝既已搶割田禾抵利，又何以毀拆園房？種種所為，情理殊難取信，況黃成通雖非巨富，亦可小康，既已問明係黃顯國將田作按，亦何難備價向葉蔭芝將揭數贖回，何致屢被欺凌，釀成巨禍？看書者未免生疑，有所指駁。但有一說，細想葉蔭芝與黃成通二人乃是前生冤孽，並非今世仇讎。一以自經，一為環首，事屬殊途而死同一轍，特為表白，用代釋疑。

閒話少講，書歸正傳。且說葉蔭芝叔姪將黃成通凌辱一番，心猶未足。過了幾天，蔭芝向亞狄說道：「你看黃成通身被凌辱，雖不敢與我作對，但伊日前不應到家吵鬧，雖然割了他的田禾，尚不能消我心中之恨，還須找尋別事與他再開一場，看他把我怎樣。」亞狄說：「常言道：一不做，二不休。既係立心同他作對，事屬不難。聞他所居園屋甚是華美，不若帶領家丁前往，把他拆毀，便可泄忿。尊意以為如何？」蔭芝道：「此計甚妙。」隨即吩咐家丁帶齊傢伙器具立就登程。頃刻之間，已抵黃成通園外。蔭芝喝令一聲，眾家丁齊齊動手，抽磚卸瓦，毀拆紛紛。驚動黃姓家僕，出園觀看，眼見蔭芝耀武揚威，三步跑進，將情連忙稟上：「今有葉蔭芝叔姪統率多人到來，將園毀拆，所有磚頭瓦塊盡皆棄之塘中，池魚不知傷了多少，乞為定奪。」葉氏安人聞

報，連忙步出，口稱：「葉老爺，我家與你素無仇怨，倘或有些不合之處，也應推念鄰鄉之情，何苦屢屢到來陷害。」蔭芝聞說，哈哈大笑，手指罵道：「你個老虔婆，休得多嘴，快些叫你兒子出來與吾結抗。倘你恃婦出頭德懟，定將你樓房屋舍拆個精光，看你有甚麼狀告。」葉氏只得忍氣吞聲，暗暗叫苦，站立園邊，任其作為。葉蔭芝罵罷一番，帶領一眾家丁轉回府中而去。葉氏安人氣得兩眼光光，雙流珠淚。斯時，陳氏媳婦趕出園來，叫句：「安人，葉蔭芝屢次三番到門陷害，分明欺人太甚，何不開官與他理論是非曲直，悉憑公斷？」葉氏叫聲：「媳婦有所不知，開官二字俱是漏氣，我想官府不是你的爹娘，況蔭芝現為主事，赫赫聲名，我們怎能與他相鬥？不如剩些錢鈔，以免饑寒。常言道得好：官府衙門八字開，有理無錢莫進來。又云：一字入公門，九牛拔不出。」